

## 風湧啞狗叔

那天跟媽媽吃飯時，新聞播報學童海邊溺水，媽媽連聲「阿彌陀佛」又接了句：「王爺缺兵將，佢予王爺海湧接上王船啊。」但我不自覺回憶童年的啞狗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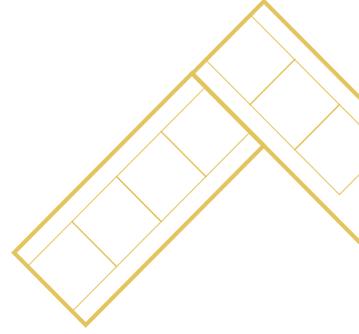
浪與暗流無法預測，海很豐盛卻也無情，海是冰箱，可以拿取各種糧食物資；但有時「海邊人」也是大海的物資，不慎掉進海冰箱就上不了岸，滋養其他海中生命。

\*

家族臨海而生，好幾代都是捕魚維生。海邊仔人（hái-pinn a lāng）用在「風」與「浪」的詞彙上細緻而精準。可以是剪風、搯風、搯（siàn）風、起（khí）風，當然更可以是一般人很常說的透南風（thàu lām-hong）。

一路順風對海邊仔人來講是最好的祝福。都說無風不起浪，阿公說：「浪無情，風是朋友」，風是依賴判斷出海與否準則，是豐收或航行難易的關鍵，更重要是風能把海邊人平安吹回家，或至少，可以把人整副帶回岸上。

隔三間房子的啞狗叔（é-káu tsik）每年靠撈鱸鰻（hōo-lōo-muâ）過日，一年有大半時間都看他喝酒醉醺醺，大白天就在家



門口對著來往的人說渾話。媽媽每次嫌惡的說不要看他，阿公說他是艱苦人，有時家裡煮魚湯，要我盛一碗公端過去給啞狗叔。住海邊麻煩的是鐵門會被海風鏽蝕，每兩年鐵捲門都要重新上一次油漆，但有記憶以來啞狗叔家從沒補過漆，就像他也不在意一般，斑駁紅鐵鏽的門，村裡人經過時都會說「沒救了！」。沒救的是門還是人，當時我也不知道。

在門口喊幾聲，通常不會有人應，我通常快快把魚湯放客廳桌上拔腿跑回家。酒精的味道、空氣不流通的潮濕與臭瘴（tshàu-phú）混雜在一起，每次去從啞狗叔他家衝出來時，總覺得被門外新鮮海風味拯救了。

有次不小心遇到攤在客廳沙發上的啞狗叔，我不知道怎麼辦，只能跟他說：「阿叔好。」

「小朋友你今年幾年級？」好難得聽到他不是說酒瘋話的時候，我也誠實的回道：「我今年四年級。」

「要好好讀書！不要像阿伯靠海討吃（thó-tsiáh）。」啞狗叔邊說邊伸出手。我很害怕他要打我或抓我，結果他只是佈滿厚繭的手摸摸我的頭髮。然後就自顧自地繼續喝起酒來。這次我沒

有拔腿跑出來，他的厚繭跟阿公一樣，那是骨力討海人（thó-hái-lâng）的手。

\*

臺灣人都知道媽祖信仰，畢竟媽祖遶境被列為世界宗教三大盛事，更被放進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對比之下阮海邊人的王爺千歲信仰大分逕庭，各地區拜不同王爺，地域性強烈，阿嬤說我們謝府王爺公是文人所以更慈悲，彼當時我不懂為何要強調慈悲。

媽祖保佑的是闔家平安，王爺保佑的是去病去煞災，所有病邪災厄在三年一次建醮，跟著王船一起在海港燒毀。祭祀科儀有些在白天，有些在晚上，更多時候除了王爺扶乩選定吉日，祭祀官更要看風的大小決定良辰。海風將災厄王船飄向遠方，留下所有的美善良好，保佑家族添丁發財無災無厄（bô-tsai-bô-eh），村里每戶油漆鐵捲門上都貼著謝府王爺的鎮宅符，年年更換，王爺的庇護跟海風一樣溫柔，不分貧富貴賤照拂每個人。

村里人尊稱阿公一聲：「豬母伯啊！」，因著阿公好幾次海難被王爺庇蔭，被浪捲走都有平安上岸，命像豬母一樣硬。阿公被王爺神風照拂過，也就理所當了庄內王爺公的主祭官好多年，海邊燒王船送王時，阿公說往年過往的村內長輩們都在船上跟王爺一整船金銀財寶享福去了，我只覺得害怕。他說：「憨孫，他們都追隨王爺公去做仙了。驚啥？」

小時候塞在阿公摩托車蹲前座，阿公脖子上的王公廟香火袋總是會晃碰到我後腦勺，那是阿嬤幫他用紅紗布縫出來的，裝了王爺公符籙過了廟裡香火，王爺公的氣息就會在香火袋裡庇護著

契子契孫們。阿嬤也幫我做了一個，廟裡乩身還朝我的香火袋吐了口氣，說是王爺的「神氣」會保佑我平安長大，把我吹向更有發展地方，現在格外懷念「人吐一口氣」就是「王爺一股風」的意念。

沒出海的下午，大人們會在廟埕前聊天，有的在家門口曬蝦皮、晾魚干，有或是港邊喝酒、修捕魚網、整理船具，小村莊裡除了海潮味就是我受不了的腥鮮味。每個人都要跟阿公聊幾句，豬母伯總是要叫我向這些阿伯、阿公們問好，順便向他們炫耀我這個金孫很乖，「王爺公說阮這個孫是狀元材！」說得我都不好意思。村里每個人都叫得出我的名字，小時候總覺得煩。豬母伯說討海不容易，雖然大家不同姓，但漁村就是異姓兄弟，都是王爺的契子契孫，沒有互相扶持是活不下去的。

那，不喜歡跟人打交道的啞狗叔呢？他怎麼一個人活？

啞狗叔雖然沒有定時油漆，但阿公阿嬤都還是會每年幫他繳三百塊的丁口錢，領鎮宅符，再要我們這些孩子幫啞狗叔貼在門口。阿公說啞狗叔的命是王爺給的，要感恩王爺，但他總不太領情，我們貼方方正正之後，隔天總是會被撕下來揉一團丟地上。媽媽說不要再理他了，阿公說他就是艱苦人，海邊人要互相照顧。阿嬤則是會拿起方巾哭兩聲，擦個淚。以前總覺得阿嬤的淚好假，怎麼可能隨時可以擠出眼淚。長大才知道，那是長期醞釀積累的苦楚哀痛死別離，隨時都可以榨出淚汁。

可以做烏魚子的烏魚被臺灣人稱為黑金，魚群跟著黑潮來是每年重要收入，但捕烏魚需要大船，更需要村人通力合作。國二

時我才知道，啞狗叔不是一直都是一個人的，他也曾經有獨子和老婆，有一年跟兒子一起捕烏魚時，風湧捲大浪父子一同落水。啞狗叔被王爺的神風相助，捲回岸邊，他的獨子卻被王爺帶走，上王船當眾王爺的隨從神兵了。

\*

海邊人再有點資產的，就會開漁塢做起養殖，至少不用去海冰箱拼搏，但也還是依賴王爺的風。有時寒流吹來，今年的魚全翻白肚了。所以每年王爺誕辰，請戲班花最多錢的，是收穫豐厚的船長們，再來就是各養殖魚塢的阿伯、阿公們。

一直以為臺灣養殖漁業技術很發達了，但也是到了大學才知道，原來鰻魚的魚苗還無法人工技術培育，我們吃的養殖鰻也是要靠海邊冬季撈鰻苗回來才有辦法養。人定還是無法勝天，記得豬母伯說我們要靠王爺公神風幫忙才有飯吃。

獨子被王爺帶走後，啞狗叔跟老婆離緣了，也不喜歡跟人講話互動，所以才被叫啞狗。那次事件後他只做撈鰻苗，一個人用手抄網就可以撈捕，不需要跟人合作。冬天早上我要出門去學校還在對手呵熱氣時，就會看到啞狗叔跟收購者在家門口一尾一尾數鰻苗，鰻苗幾乎是透明的，不容易看見又滑溜溜，實在不好數，而且小小一隻鰻苗就能賣一百多塊的，冬天一個多月的撈鰻苗就能讓他吃一整年。那個輕快又富節奏數鰻苗的語調在冬天早上顯得清朗。

賣完鰻苗，啞狗叔會買一些滋補品給阿公阿嬤，也會塞紅包給媽媽，說是給我買書的紅包，孩子能念就要好好栽培。媽媽收

紅包時，總是表情很複雜，想婉拒卻又怕傷了他的心。

那種「大人的」表情我一直不懂。

直到高二的那年冬天，啞狗叔的門口沒有數鰻歌，大人以為他總算醉死在家裡，或是酒駕自撞摔死在哪個水溝了。除了豬母伯，沒人認真找他。隔天中午王爺的神風把啞狗叔送上岸了。阿公說他們父子總算在王爺腳邊團聚了。

阿嬤近乎誇張地唱著海口哭腔，邊拿出小手帕在啞狗叔家門口跪爬哭喊著。阿嬤說總要有人幫他哭，這樣王爺們才會知道這人還有人在乎，還會有香火供奉，我才知道這是討海人共同經驗。

王爺的風有時慈悲溫柔，有時卻又那麼無情。

那天媽媽摩托車後座載我去補習的路上，我沒什麼情緒。但可能是風太大，眼睛一直被撲面的風榨出水來。媽媽什麼也沒說，我側身下摩托車時，她只交代：「你要好好讀書（thák-tsu），不要做苦命討海人」。

啞狗叔的空屋，在我考上大學出外讀書時，變成了新穎裝潢的連鎖早餐店。漁村裡的長輩們越來越少，那幾年豬母伯和阿嬤也安享天年在家善終，被王爺的神風接引上王船享福去。「狀元材」的我也被神風吹得離家越來越遠，只是不知為何回家時看到新聞播報，突然想起那個曾經要用厚繭大手摸我頭的啞狗叔，還有一樣厚繭大手，香火袋會一直碰到我後腦勺的豬母伯。

# 吳妖妖



## 個人簡介

社會學訓練、人類學門徒，社會流行病學營生。  
生在打狗，驛馬星動到處走動，在新北落腳多年。  
不善文字技藝，喜歡故事直擊，曾獲些獎項補助。  
練習當個傳遞故事的人。相信公共書寫可開啟對話，私人書寫尋找共鳴。文字力求國小畢業的媽媽和三嬸都讀得懂。

##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肯定，讓故事可以被看見。  
我是海邊長大卻不吃海鮮的人，漁村人口外移，捕魚的人變少，與漁撈的記憶淡薄了。  
但清早的數鰻歌，黃昏的算船入港陪伴我童年時光，很難忘記村裡捕魚的黝黑叔伯阿公們。  
希望能在忘記之前，把這些故事記錄下來。海鮮力求永續，親情回憶也是。  
「Wi-Fi Now 漁工勞動人權立即實現」，「杜絕血汗海鮮」不只是口號，只是要提醒桌上每一口海鮮，都是一個海上人家的付出換來。願子孫都有王爺海風吹拂。

一面敘寫小人物啞狗叔的人生，一面描繪討海人的辛酸，而串連其間的是民間習俗王爺傳說。方言書寫很自然，但偶有錯漏字。類似這樣簡單的俗諺，「一路順風是對海邊人的最好祝福」、「浪無情，風是朋友」、「命像豬母一樣硬」、「王爺的風有時慈悲溫柔，有時又無情」……隱隱傳達意旨。結局並未交待啞狗叔的生死，是巧妙的留白。



AWARD  
LITERATURE